

廟以飛

孝宗惟湯陰之地

實飛所生理宜建廟祀之茲者伏遇

皇帝嗣登寶位明詔所頒于凡天下祀典神祇
並令有司敬奉祭祀修理壇廟矧今方將
奮揚神武復讐雪耻滅彼賊虜以成中興
之功有如岳飛者誠宜崇其廟祀以激勸
乎將帥且臣等見行選集民兵欲助官軍
防禦尤當因其土俗所尚表飛之忠義以

乎士民

聖恩許令蓋造賜額精忠之廟仍令有司春秋
二祭侍講徐瑛題請頒行

創建精忠廟碑

東海徐有貞撰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
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擊星辰行
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
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
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
則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救乎滅亡

湯陰縣志

卷之十七信

二

然天地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
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
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
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
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
翹天柱崩面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綫
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
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
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群

盜傾僞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爲已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直幾滅中原幾復柰何主蔽于奸忘讐忍耻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鄆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術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

北伐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願不愈於束手就戮而志不得申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申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温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郎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旣

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爲又非王之所宜爲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嗚呼于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合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于萬世者乎

岳鄂王廟碑

崔銑

太史氏曰學者每覽鄂王事未嘗不垂涕焉夫功疑而戮握節而死者古有之矣鄂王

忠而遇主者也有人胡得而甘心焉昔高宗之旣南也王內則剪寇外則遏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係人望收河北而犄中原厄於王彥危於杜充而志不挫慕於張俊沮於秦檜而節不奪誘以隆爵而弗囿其廉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中義明而信故能存宋弗遂亡也夫道之所鄉命也命之所成勢也命有樞勢有機善治者因之初高宗之南也金人亡王中國之

志民毒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汴
畀張邦昌以齊畀劉豫而還師於漠矣及
乎昌豫之仆習安慮易而後有之則既堅
其據矣帝若擇建上宰畀王以征伐則金
可亡故言和於帝之世者賊臣也言戰於
孝宗之世者削臣也語曰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夫君人之道三志以決行才以施務
知以明臣帝懾於金人之威憂其復讐亡
成且失其據哲臣英將懼亡以賞其功乃

爲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俊貪而王庶
王忠而檜奸俊檜密君而王疏間言陷術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無成者惡盈也括
囊者辟譖也遜迹者消息也亡是三者其
能免於彼人之難乎於乎以亡明之迹而
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奸臣
之欲得國政也始則逐直諫以蔽其君中
則誣人之行以淆其惡終則果賊哲輔以
肆其威且莫須有者檜之遊詞也檜欺天

下其心不能欺故邪之賊正其心非不賢
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爲爾湯陰王故里
也廟久而剝

大明正德丁丑中丞內江李公士修巡撫河南
嵇賢闡隱表墓新祠示民所鄉以成教化
檄下監司范君嵩俾湯陰知縣王擢修王
廟旣月而畢麗牲有石迺刻予文

重修岳廟記

董其昌

太史

錢塘之祠鄂王也報忠也湯陰之祠鄂王

湯陰縣志

卷之十七信

六

也旌忠也報忠者前宋之盖愆旌忠者我
明之厲世戡亂之時表章尤急雖非借才
於異代寔可激耻於懦夫此楊侯重修王
祠意也慨自東陲匪禡以來國家之用兵
五載矣三聖相承非如宣和靖康之季奴
酋小醜非有兀术粘罕之雄一尉侯混車
書非若瑣尾偏安之勢然而糜軍興以千
百萬計徵戍卒以數十萬計擐旗罔效輿
尸屢聞至於全軍覆沒全遼淪喪猶緩失

地之誅而錄死事之節祀之京師記之盟
府一何厚也假令戰功如王親對敵壘者
六十有八運籌命將者五十有八常以兵
五百八百敵五十萬七十萬用少擊衆迄
無挫衄則又何以寵異之哉乃王之得禍
何酷宋之負王又何慘礪也蓋王之建功
所繇有八一曰忠涅膚激烈揮涕誓師二
曰虛食客常滿羣策畢收三曰整兵所往
來草葦不亂四曰廉不私藏一錢籍其家

僅九千緡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
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大敵猝撼難
於撼山七曰選能背嵬五百一皆當百八
曰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錐子雲之勝抑
而不列嗟乎趙營平爲後事師竇車騎作百
世楷祀典所謂法施於民孰大是者而死事
定國禦災捍患猶細故也今之爲將者以
王之事爲法今之擇將者以王之事求之
於鞭撻四夷何有嗟乎湯陰自朱仙績廢

而久辱胡羶王之孤憤所千載而不瞑者
也自二祖廓清而山川草木皆有驕色王
之願報所千載而不忘者也况重以廟貌
之崇嚴殽烝之蠲潔冥冥之中豈無有式
靈我將吏默相我膚功履胡之腸喋胡之
血者乎是役也楊侯一以祈神休一以樹
將鵠盖桶瓦皆金湯而丹雘爲帶礪也侯
之爲政可謂知所重矣祠創於徐武功以
詞臣奉使時茲侯修祠工竣而予亦奉使

時至予與武功同吳人官同講讀侯以爲
不偶然也請予作記記之如此侯諱樸晉
陽城人

扁鵲廟記

彰德教授張都撰

大道之世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是謂大同三代
以降大道旣隱周德衰於戰國爭強之時
秦以虎狼之威專尚詐力信任讒邪上蒙
下蔽賊善妬功則強暴兇險之徒得以逞

其志此庸醫李醯妬鵲故使人刺之積習成風恬不少革以至鞅斯有佐命之功恬起拓境之效皆以讒間死非其罪而欲望其國祚長久者亦難矣按扁鵲居太山盧縣姓秦名越人在趙名爲扁鵲居太山盧縣呼爲盧醫初遇長桑君心獨竒之知鵲爲可教乃出懷中方授之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鵲如其言從此視病盡見五 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而行其術乃演

黃帝內經疑難八十一篇行於世至於起虢國太子之病死而復生辨趙簡子之疾五日而不知人曰血脉滯也不出三日必間果如其說謂齊桓侯之疾若怠於皮膚之微而不治必爲骨髓之疴侯忽之病遂不起蓋能察病於形象氣色不待脉之而後知也如此若夫人之病難知而醫之技易窮天下之庸工賤醫碌碌者多若鵲得神授秘訣視迴生起死猶反掌然乃與人

角得失於一鍼一餌之間彼將顛仆奔竄之不暇豈特汗顏喪氣而已哉方且游於兇暴賊亂之區不爲怨之所歸仇之所聚者蓋寡矣終及於難非特公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嘗謂名者天之美爵不可以多取多取者物忌之故君子知大名之不可以久居也必韜光晦迹以求免於斯世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寵必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美好者不祥之噐也鵲以技而見殃倉公匿跡而獲免可謂近之雖然鵲之心天下之心也急於濟人而已禹思天下之溺者由已之溺稷思天下之饑者由已之饑鵲思天下之疾者由已之疾懷洪濟之術有洪濟之心則可將使匿而不出則是異夫禹稷之所爲不幸而及于禍天也豈術之罪與祭法曰有功于民則祀之鵲之名聞於天下可謂有功於民矣法施于民則祀之天下之言脉者歸扁鵲始可

謂法施于民矣使廟食與禹稷相爲終始
得爲天下通祀則無負于鵠矣湯陰彰德
之屬邑也伏道居縣東僅十五里許實鵠
之廟在焉而墓則在廟之後貞祐兵燬病
者禱藥輒驗提領劉存忠爲之復請予以
紀之予旣記之於前未復系之以銘曰
天地之間人爲三才之英兮父鞠母育不
能使之續其齡兮有暑塞風濕以擾其體
喜怒嗜慾以戕其情俄感厲以成疾或切

肌而入經氣旣不能以爲之衛血亦安得
而爲之榮中表復謬其虛實陰陽亦舛其
降昇乃運目以同視見五 之虧盈固不
脉而望色兮亦何必寫形而聽聲但
厲 于砭石煑和劑而熨蒸于是聾者以
聽盲者以視孿者斯舒而跛者斯行息呻
吟以笑語肥羸瘁之體形斷者雖不可續
而已死者眞能復生彼庸豎之無狀慚已
術之不精賂俠盜以懷刺喪魂魄於冥夫

木之先伐者以其秀且茂而膏之煎者亦由其善明材大者本不容于世而物亦忌夫盛美渺世代兮雖遠存格言於典刑嚴廟貌兮如在尚神功之可憑嗚呼生不能行道以展其志死猶不免于應禱藥餌之靈彼相人千萬斯年兮壽康以寧

嵇公廟記

宋魏國公韓琦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一時之

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耳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捍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宜而不爲難

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峯然與山岳爭高天地不窮而公之名亦不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懋首拜祠下觀其隳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

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少補哉廟完且書來告以余爲文請勒諸石願誌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爲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

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

嵇公廟碑陰

予行相州之野嘗嘆曹氏當漢室瓜分之
時破滅袁紹據有河北以此抗孫劉氏師
可謂雄哉曹氏盜之漢然猶血戰而屈群
力也司馬氏拱手而得之不旋踵而大亂
二雄者巧於盜國拙於貽謀身沒而事去
昏渝之嗣適爲狂悖者之資播弄如嬰兒
木偶奚足恠也嵇紹以御車被害食焉而

不避其難臣節也廟食湯陰死所也宋丞
相韓魏公判相時所立予守相之二年撤
其舊而新之嗚呼貪得者自豐賊物者自
利得耶失耶利耶害耶擾擾然爲鬼域爲
豺虎者何相尋耶忠良之士不幸而死於
亂賊之手孰與奉身而退乎惠帝之不可
與以立功夫人知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保身
者非明哲孰能之忠義廉耻有國者之不

可一日闕也晉室三綱旣絕嵇紹擁衛人
主死無難色百草俱萎而松柏獨青烈哉

雙桂堂記

劉岳申撰

予友會福腕照磨許君獻臣有子四人仲
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兩淮鹽轉
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曆庚午上第初仕爲
湖廣督學副使提舉官作雙桂堂於其鄉
所以顯其親且勸學方來也初會福官臨
江時嘗爲余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

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科登仕
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兄武
會福官不過幕府而庶能逾鄉相其長子
大理君善治家謂二弟曰家事不累吾弟
吾弟其懋學專母憂爲家也大祐吾許氏
爾兄弟俱第當以雙桂名吾堂弟勉之大
理之言至是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矣然
許氏可書者堂而已乎始會福生七歲而
孤母宋夫人二十有八自誓靡它會福旣

長爲綵衣堂以奉夫人必盡所以爲歡者
以養夫人守節四十七年而終會孫婦趙
當封讓封爲湯陰縣官進封高陽郡君余
見可用居大理喪如喪會福高夫人晝夜
哭少衰及可用有妻喪高夫人哭之慟曰
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
娣姒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行可與
爲位而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
哀可行可與皆慟可用立朝有大節又有

濟世志必以令名終可行自此升勿忝會
福無負大理母下兩淮以蚤有譽於天下
以從其兄衣綵而登堂然後使天下之爲
人子者皆以許氏榮其親爲勸然後使天
之爲人親者皆以許氏教子爲法許氏孝
友行於天下

主靜書院記

崔銑

嘉靖辛卯

詔毀天下私作寺觀其僧尼道士有司勸令還

本湯陰知縣朔人盧學之奉

詔惟謹已改永通尼寺爲主靜書院俾諸生肄業焉屏彼夷鬼穀我夏才請於督學監司敖公發郡太守王公子行咸報可壬辰秋後渠子謂盧君曰古之善言學者必用靜然世固有同趨而異見學亦有合塗而判歸者乎其語諸生毋惡厥向哉天運列宿而太乙居地產萬物而極北塞身動于儀而背其良夫以其當明者出之以其止幽

者樞之斯發之有源而鎮之不倚是故靜者三才之根也靜者非他也心之體而性之立也今夫知者文士運謀以緯物竭謀以析辭廣藻以報章其力肆其輝然矣及其久也亦自惡其鑿而病其荒他人百言而不回自念一悟而頓悔是心之湛也性之覺也所謂靜者勿迷乎是而已矣存之廓然應之順若故子戒永靜恐其遺物也勿耽寂恐其遠中也永也耽也亦馳而已

矣嗟乎紛華之誘聲稱之炫害吝之恐則
靜敗於勢習俗之染見聞之陋趨勸之卑
則靜損於萌易岐志注或遷義方可側則
靜失其柄是以邪異伺間而倡高明厭煩
而叛與

贈文林郎鄭公墓表 侍講謝德溥撰

戊辰春

天子首闢賢科南宮之後余與分較獲鄭生卷
異之如王剖璞金鎔爐磨鍊攻苦隱隱逗

湯陰縣志

卷之十七信

十八

尺幅間泊鄭生謁余余詢其堂上人涕洟
涔下也越明年謁選銓曹得東魯魚臺遂
以

龍飛覃慶贈翁若母如其階是時宿草秋原木
旣拱矣鄭生捧

褒綸告兩人干泉下覺蓼莪之悲差慰焉屬余
視草畢更索余言表之余觀鄭氏先系出
山右壺關洪武初徙晉民實河朔乃卜居
湯邑之小元小元之鄭繇思賢公始而三

而祥累以勤約豐厥殖成化間歲大侵轉
壑者趾相錯乃捐粟數千賑之隨藝券焉
再饑復設廠給粥全活若初

朝廷嘉其好義予之秩併旌其閭繼祥者環環
生俾俱博士員俾子三翁其季也翁生而
岐嶷才情敏豁最爲厥尊人所器南弱冠
策名鬻較克閭之望惟以幾事父母盡力
盡思養送並克成禮稱孝與伯仲居怡怡
友讓綽有廣被風稱弟性豪于飲交游罄

鄉邑每至詩盟酒社興致淋漓翛然自遠
使造物假之年而獲悉抒其平生其成就
必有可觀者初娶李氏爲前大司空恭敏
公孫女人室弛粧椎布操作殆德曜一流
續娶申俱夭而再續之則母母賢而敏慈
惠而貞凡翁之問報贈遣解簪佩勿靳諸
交游蚤暮往來卮盃孟醕核咄嗟立辦人無
不多翁內助云戊子疫作翁兄仲氏及母
相繼疾翁日侍仲氏湯餌且內顧憂與勞

迸竟染疫不起爾時鄭生五齡耳易篋之
夕惟諄諄以箕裘是囑母疾少間號慟幾
絕勺水不入口誓以身殉既乃顧此呱呱
者姑忍死爲存趙計鄭生幼多病母朝夕
籲天祈其成立九齡就外傳家計逾窘修
脯膏楮之資俱取給十指間朝饔夕殮僅
充腸胃然辟纊課讀不稍倦併不稍縱十
八補邑庠此疇昔呱呱者而忽及于墻忽
青其衿母喜極而悲可知也是歲冬母疾

劇甚巫醫不效求減筭以代不能臨訣泣
謂鄭生曰未亡人所忍死至今凡以汝藐
孤故汝幸自成立吾慰矣吾將從吾同穴
盟耳又曰窮通命也顯親揚名吾不敢汝
必愛汝名節母貽羞汝祖汝父未亡人實
有榮施是歲距翁歿十有三年距鄭生登
第日二十有八年以某年某月日合葬于
某山時故未及表表自今日史氏曰南華
子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

力然瞿塘三峽駭浪驚濤檣傾楫陷所不
與波俱沒者無幾而竟假手以濟則艱倍
矣翁當慷慨文囿似無難一蹴天衢而若
才修筭促何及夫犛犛孺子寄生成于巾
幘涕濡湘篁魂摧鄒杼斯何時也崎嶇百
折卒立孤以報泉下富貴福澤詎必身致
之而身享之至今庸夫牧豎艷鄭生顯榮
者並誦翁若母于不衰所稱仁者有後不
虛耳翁諱化字道成別號松亭居士母張
氏鄭生及三女皆其出子婦諸孫併三女
所適詳在誌銘中